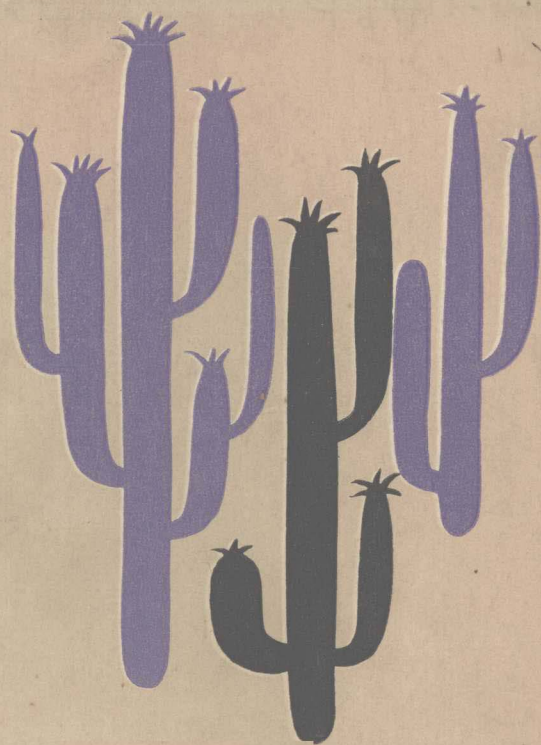


威 · 艾 · 柏 · 杜波依斯 著



黑色火焰 三部曲之三

有色人种的世界

黑 色 火 焰

第 三 部

有色人种的世界

〔加納〕威·艾·柏·杜波依斯著

主 万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六年·上海

封面設計：錢君匋

有色人种的世界（黑色火焰第三部） 书号 10122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紹興路74号）

字数 29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1}{4}$

1966年3月上海第1版 1966年3月上海第1次印刷

（共三部）定价（6）7.35元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W. E. B. Du Bois
The Black Flame
A Trilogy, Book Three
Worlds of Color

本书根据 Mainstream Publishers

1961 年版本译出

目 次

第 一 章	美国黑人的世界	1
第 二 章	英国的有色人	20
第 三 章	欧洲的有色人	37
第 四 章	亚洲的有色人	65
第 五 章	西印度群島的有色人	76
第 六 章	會議	90
第 七 章	南部的工人	105
第 八 章	自由的北部	117
第 九 章	巡回传教师	149
第 十 章	威尔逊主教	167
第十一章	世界大战又爆发了	186
第十二章	美国黑人又去作战了	212
第十三章	罗斯福逝世	230
第十四章	各国联合起来了	248
第十五章	孟沙遭到了攻击	271
第十六章	琴·杜比依的解聘	291
第十七章	阿德尔伯·孟沙和小杰克·卡迈克尔	317
第十八章	回到非洲去	339
第十九章	婚姻的避难所	357
第二十章	逝世	382

第一章 美国黑人的世界

黑人孟沙一家是湯姆·孟沙的后代。一八七六年，湯姆被人平白无故地加上一个罪名，在南卡罗来納州的查理斯頓用私刑处死了。他的儿子曼努埃尔在父亲去世的那一晚出生，在佐治亚州一所黑人高等学校，亚特兰大大学，受了教育，后来成了一个教师。他有四个孩子——三男一女。除一个外，其余几个搞得都很不错：大儿子是芝加哥的一个闊綽的政客；二儿子是紐約市的一个法官。女儿嫁了一个很有志向的青年传教师。只有一个儿子簡直是硬給打得犯了罪，已經被絞死了。

曼努埃尔·孟沙在佐治亚各公立学校教了多年书后，当上了黑人大學的校长，把那所学校逐步发展成了一所蒸蒸日上的优良学府。在这項工作上，他的主要帮手便是他的助理琴·杜比依。她是新奥尔良的一个“白种黑姑娘”，那就是說，是一个受过很好教育的年輕白种女人，因为外曾祖是黑人，所以給归到了“有色人”里。

一九三六年，曼努埃尔·孟沙六十岁了。他开始感到上了岁数。也許，这主要是在心理方面，不是在体力方面。倘使他没有很早就把六十岁看作“老年”，那他可能还不会注意到反射作用稍微有点儿迟鈍，体力比較容易疲乏；按实来說，“生命”似乎忽然发出了警告，告訴他生命迟早总得結束，告訴他有些事非得办一办，有些計劃急需来作出最后的安排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經濟萧条和“新政”，使孟沙这个人彻底动摇了。他以往深信不移的一切全完啦——那个整洁的小天地，它的好上帝、歹人和翱翔的天使全完啦。就連工作与工資、財富与貧穷、金錢与債務，都成了动摇的概念。那么他毕身致力在上面的这个所謂“黑人問題”又怎样呢？他知道了一个社会“問題”的詳情細節；如今他想全面地来研究一下，以便更透彻地理解它。比方說吧，这些黑人高等学校。他便是这样一所学校的校长。这种学校总共有二十多所，南部各州每州都有一所或者一所以上。联邦政府为了促进民众教育，拨給各州一些土地，这种学校就是这项計劃的产物，所以給称作“公地”大学。象在南部苦心經營的一切事情一样，它們最初排斥黑人。起先，它們成了一个單純的欺詐問題——怎样把联邦的这笔經費挪过去，大部分用在白人身上。但是天真的黑人却提出了抗議，仿佛他們对联邦的收入真享有什么权利似的！

接下去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欺騙时期：創辦一些低劣的黑人学校，校舍建造得非常簡陋，人員一半缺額，而且全由白人騙子雇用的黑人傀儡主持着。南部一些正直的白人教育家和联邦官吏，当然还有黑人，都紛紛提出了抗議。同时，它們和比較有名的私立黑人高等学校，象菲士克、亚特兰大和泰拉第加，也展开了竞争。有人在华盛顿不顾死活地竭力阻止督学，甚至內閣官員，不讓他們有任何实权来强制南部的白人公正地对待州内的黑人教育。在“州的权利”的神圣掩护下，欺騙黑人的勾当在教育方面，跟在生活中那么許多其他方面一样，猖獗起来了。

同时，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早就在酝酿着，企图限制、减少和部分消灭掉按照新英格兰方式在南部建立的那种典型的黑人高等学校。这种学校沒落下去，逐漸减少，終于全絕迹了。代替它

們，南部企图拿一些由州和联邦維持的“公地”高等学校来欺騙黑人。沒有想到这个計劃竟逼迫着州当局逐漸让这些学校发展成了真正的学术中心。

“隔离而平等”的政策正盛行着。它起先保障了州立黑人高等学校的存在，只不过應該比州立白人学校差一点儿。接着，等各州在白人选民的逼迫下，着手改进白人公立学校，扩充“公地”高等学校后，黑人高等学校势必也变大了一点，設備也完善了一些。这种高等学校不能再由无知无識的傀儡和騙子去操纵了。

接下去是一场斗争，結果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种族政客：一个有色人，受过很好的教育，管理經費很廉潔，办事能力也很强；渴望自己的同胞上升到和白人同等的地位；可是他受过管教，或是自己管教自己，提出的要求总比实际需要的来得少，甚至还竭力否认自己抱有許多合情合理的目的。布格·华盛顿便是这一类人的典型，不过他所做的远超出了黑人在南部开始巧妙地对付白人的一般手段。这往往叫死硬派的南方人大为恼怒，但是他們有什么办法呢？佛罗里达州新当选的一个州长对塔斯基基教育出来的、那所討厭的州立黑人大学的老校长很粗卤地命令道：“黑人校长沒有一个是配每年支五千块钱的！”那个黑人什么也沒有說，只彬彬有礼地把他的精細的預算表呈交給州长委派的那个州委员会。委员会终于核准了它，包括那笔五千元的新俸！

在北卡罗来納州，那所黑人农业机械大学的矮小身材、褐色皮肤的校长向州长要一群牛。州长大发脾气，嚷道：

“黑人照管不了牛。他們太粗心、太笨啦。我可不把国家的錢浪費在这样一个計劃上。”

那个矮小身材、褐色皮肤的严肃的人表示同意。“州长，您这话一点儿不錯！我的同胞們对于飼养牛真是什么也不懂。当然

啦，要是他們可以受点儿訓練，那对北卡罗来納州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他們受到了“一点儿訓練”。那个州长还没有下任，这所州立黑人大学的一群牛就在全州博览会上获得了头奖。

这是一种不平凡的竞争。州立黑人学校的校长们会面的时候，谈起自己使那些愚蠢的白人做了他们决心不做的事情的經驗，都笑得落下泪来。可是这种竞争也有它的危险和使人悲痛的地方。有时候，一个黑人校长竟然给一个要求較小的权力、办事又比較马虎的竞争者代替了。有时候，一个正直的人不知不觉地丧失了自己的灵魂，象一所大学校的黑人校长那样，他既得的权力扩大了他进取的野心；他向一个批評他卑躬屈节的人解释說：“你知道，先生，这是我的一份儿‘苦肉計’呀。”

教育界有許多黑人政客在降低黑人学校的水平方面，显得过于退让，不过黑人的輿論老是咄咄逼人地藏在幕后，而且会在这种政客的道路上意想不到地爆发起来。此外，白人中間也出现了一种教育家和行政人員；他們不喜欢用撒謊和欺騙来使黑人“停留不进”。象白人佐治亚大学里的鮑尔温老博士那样，他們认为如果听其自然，黑人的水平自然就会降低。因此，他們对于跟別人一块儿把黑人硬往下压，感到害臊，尤其在他們不得不承认黑人是占着无可辯駁的优势的情况下。这种理想家不断地設法向黑人的压力退让，甚至向黑人提出一些他們还没敢要求的发展教育的步驟。这种改革家有时成功，不过多半总給排除出去，上北部去寻求文明。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竞争；孟沙很喜欢它。他結識了許多黑人校长，还想再多結識一些。他参观了好几所他們的学校，心想把所有的全参观到。因此，他工作了十六年后，出去旅行了一

趟，参观了一些黑人学校，末了在一九三六年春天，上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的南方大学去，参加了两年一次的黑人公地高等学校校长会议。

那年这所学校建造校舍，预算共计有一百多万元。他坐在那华丽的、设计精美的大礼堂里时，止不住愈来愈惊讶地四面瞻望。这座建筑物是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易·朗和那边的那个容貌清秀、肤色黄褐的人设计的。这个肤色黄褐的校长是在北部受的教育，头脑非常清楚。事实上，孟沙四面瞻望的时候，还瞧见了南部的其他各种新型的黑人教育家。他们主要不是教师，而是社会政治家，正在一个独特的两种种族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来。

他坐在那儿的时候，琴·杜比依从旁照料着他。琴是他的私人秘书和助理。她是白人，可又算黑人，是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身上有那么一丁点儿黑人血液，使她给归进了“有色人”的行列。她受过良好的教育，自从一九二〇年孟沙当了校长后，便一直给他工作。她认识许多大学校长。这时候，她说道：“在人丛里不断地忙来忙去的那个身个儿矮小、衣服考究的黄皮肤的人，是打西弗吉尼亚学院来的；他是这伙人里的主要人物。在他那州里，他在黑人或是白人中间都给列在最有能耐的行政人员内。他肯用心，懂的也多。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问题，他全了如指掌。华盛顿的政界他也很熟悉，而且还在幕后加以操纵。”

“他的学校校舍并不出色，不过教职员全受过很好的训练。”

“这会儿，他正跟另一种类型的人，弗吉尼亚州的甘迪，在谈话。甘迪是一个身心稳健的人，举止、谈吐全很缓慢、很庄严。他那州里的官员们都非常敬重他，对他很有礼貌。他们从不跟他开什么‘黑人的’玩笑；遇到他要求采取某种行动或是某种方

針的时候，他們全知道这是經過仔細思考、理由充足的，因此批准多半只是時間問題。他的彼得堡校园里的建筑精美、地点适当、非常合用的校舍，尤其是一些待遇很高、学有专长的男女教师，就全是这样获得的。

“北卡罗来納州的那个黑人可不象他的許多同事。他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这是他自己心安理得地承认的。不过他刚打了一场卓越的大胜仗，就象过去二十年里許多其他类似的回合一样；这些回合正在逐渐通向一场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战役。黑人公立学校最初总設在貧民区和小胡同里，主要的黑人公地高等学校也难得有設在大街上的；它們通常总隐藏在树林里或是在洼地附近，在一些給先前的白人地主捞过一大笔錢的土地上。但是格林斯伯罗的那所高等学校去年竟然出现在那条主要的南北公路上，过路的人哪怕是个傻子，也不会不注意到它。那儿还有那所早就申請設置的化学實驗室。誰都似乎不知道这是怎样发生的；那位黑人校长什么話也不說，只温和地笑笑。”

午餐的时候，琴提醒了孟沙，那所貧穷而混乱的南卡罗来納州黑人公地大学沒有派代表来。这是黑人的一场挫敗。有好几年，黑人跟白人一块儿在南卡罗来納大学里讀書，甚至教书。等他們給人在联邦政府的协助下，用暴力和欺騙的手段排挤出去后，新的領導人和独立的黑人学校出现了。在那一州里，由联邦支持着来举办黑人高等教育的人，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人士，肤色白晰，身上有着卡罗来納州的最高傲的血液，然而托马斯·米勒却承认并夸耀自己的黑人血統。蒂尔曼和布李斯跟他一直斗到底，剝夺了他的同胞的公权，还逼着他流浪到外乡去。

孟沙記得他。他創辦的那所高等学校后来成了白人和黑人貪污分子的活动場所，如今在以前当过最高法院法官、随后又当

一
內

过国务卿和州长的贝尔奈斯的主管下，就快維持不下去了；贝尔奈斯不喜欢这所学校，不乐意多来过問它。但是就在这一州里，反对教育方面有种族等級的巨浪兴起来了，不过孟沙认为这还是可以表明，南卡罗来納州的白人在打击黑人方面太順利了。

午餐的时候，以前担任佛罗里达州黑人公地大学校长的那个人坐在孟沙旁边。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独立不羈的人，是奥柏林的毕业生，新近刚由一个比較随和的黑人接替了。杨格曾經为这所学校要求独立自主，要求扩充；州政府当局因为过份依从这个“冒失的黑鬼”，已經引起了批評，所以拒絕了他的要求，希望新任命的那个人能显得比較知足。但是，为了平息黑人群众的憤怒和答复北部游客們的批評，他們刚拨給这所学校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經費。孟沙瞧见过他們正在校园里兴建的那座漂亮的图书馆和那所现代化的医院。杨格把自己在密苏里州的新工作說給他听；他含笑地听着。那儿的一个貪污瀆职的黑人新近死了；有选举权的有色公民紛紛起来，要求派一位杰出的学者去主持那所学校。于是在佛罗里达州給认为是“冒失的”人，在密苏里州竟然是很受欢迎的人了。

孟沙結識了北卡罗来納州的亨利·亨特。亨特新近刚从一所私立教会学校調到一所州立学校去。他是一个瘦长个儿，看来很象一个穷苦的白人，这惹起了无限的糾紛。不过亨特为人冷靜正直、百折不挠。他是一位很有經驗的行政人員，一向只抱着一个目的——給自己的同胞謀求最大的福利。这时，他朝着孟沙苦笑笑。“我那儿的校董全是混蛋；他們都是一些不知廉耻、毫无經驗的白人。我要是讓他們中間某一个人盜窃上一百块钱，那他准会支持通过五千块钱的必需修理費。叫人痛心的是，他們跟我們打交道的时候，专喜欢很直率地侮辱我們。不过，”

他用哲学家的口吻加上一句，“我倒很能逆来顺受。”

琴把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州立学校的特伦霍尔姆介绍给孟沙。他年纪很轻、很机灵，获有北部两所著名的高等学校的学位。他在争取创办一所黑人大学的战斗中既打输了又打赢了。在产棉区和煤矿铁矿之间的亚拉巴马州那儿，也就是在布格·华盛顿计划使黑人接受工业训练的地方，白人工会阻拦了他，不让他教黑人手艺。白人政治势力不许他传授各种建筑技术、采矿、纺织，也不许他传授任何现代的工业技术；他于是创办了一所师范学院，取得了数用的房屋、良好的设备和多得容纳不了的学生来作为一种补偿。这对优越的白种人来说来又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斗。午餐后，孟沙花了一小时去讨论特伦霍尔姆的问题。特伦霍尔姆夫人在这所学院里主持的音乐课程把他吸引住了。

密西西比州来的不是它的黑人领袖，而是一所规模很小、几乎给人忘了的学校里的两名教师。阿尔康早先很有前途，可是一八七六年黑人在政治上失势后，它便被人忽略了。黑人在艾赛亚·蒙哥马利的领导下展开了一种特别的种族隔离的试验，作为对黑人问题的一个答复。他们建立了巴尤冈这座黑人城，还幻想来推广这种试验。这个计划受到了白人世界的普遍欢呼和宣扬，可是黑人的意见却不十分一致。他们暗地里说：在一个黑人没有选举权的白人州里，一座黑人都市能起什么作用呢？黑人领袖们自己也承认，简直没什么作用，不过他们越发执拗地坚持说，他们的联邦公民权，加上伟大的共和党党员的身份，最后总会在密西西比州内恢复人口占有多数的黑人的选举权，让黑人都市、黑人银行和黑人工业在州内不受妨碍地繁荣起来。他们艰苦地奋斗了好多年，甚至连他们在共和党内的选举权也丢掉了。阿尔康的代表们叫人想起了这件事。他们穿得很齐整，

很斯文，但是默不作声。他們有什么可說的呢？

午后的会上，有一个向校长們講話的人特別引起了孟沙的注意。琴跟他很熟，可是为了一个沒有說明的理由，她不很喜欢他，沒有把他介紹給孟沙。田納西州的海尔是早先当过他那州州长的一个人的黑儿子，跟許多第一流家族全沾亲帶故。这种关系大伙儿全都知道；他也公然利用它来取得政治势力。不問海尔替他的黑人学校提出什么要求，通常他总能够得到。那所学校的规模、势力和設備迅速地扩展起来。他建造了南部最好的一个供运动员使用的运动场。在学校里，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独裁者，不經他本人允許，向来不准任何人說一句話或是办一件事。可是他崇拜教育，督率着他的学生、教师和自己的儿女。他的一生在种族界綫的两边都引起了怨恨。他漫不經心、毫无节制地使用着州里的經費，这次會議后不久，因为在財務問題上遭到严重的控訴，竟然自杀了。孟沙可始終忘不了他那种鮮明的少年气盛的神气。

这次集会上有一个人孟沙沒有在意，而且直到多年以后才認識到他是个人。得克薩斯州的班克斯是一个瘦长身个儿、笨拙腴腆的人。他的衣服不很合身，这使他在这群衣冠楚楚的人里非常扎眼。他原本是个农场雇工，后来經過艰苦奋斗，讀完了大学，在公立学校和亚拉巴马州科瓦利加地方本森的学校里执教，終于当上了得克薩斯州一所默默無聞的黑人高等学校的校长。这所学校是由州里勉强維持着，来使自己在教育方面可以塞責，同时也不致违背法律。他平平靜靜地工作了許多年，直到他熟悉了得克薩斯州所有的黑人中学、所有的中学校长和所有的毕业生；他还認識所有值得認識的白人；白人也想認識他，因为他那么精确地知道的許多事情，正是白人自己也想知道

的。他并不为自己要求什么；学校扩大后，他的薪俸却依然低得可笑。他并不謀什么职务，也不图什么礼物；誰也沒有想到向他行賄。他只想知道得克薩斯州黑人的情形，他們在做些什么和他們需要些什么。这一州正迅速成为国内最有势力的一州，并且正开始惊动了全世界；他在这一州里成为公认的种族关系的顧問了。

他把自己那所陷于孤立的学校組織成了一个几乎自給自足的經濟单位，由学生半工半讀，种粮食、烘面包、装罐头、发电和造宿舍；他有一所連白人也企求的医院；倘使州政府不加禁止的話，他还打算办几种手工业和规模更大的事业。說真的，草原大学在那片荒凉的原野上兴办起来，显得就象是一个人出于对自己民族的信心，創造出了一个奇迹似的。其实，班克斯想做的，是要使它成为一所名符其实的州立黑人大学，既是黑人的一个科学知識的中心，也是一个工业中心。

接着，突然起了一场变化。得克薩斯州成了石油跟硫磺专利的家乡和上千种新产品的制造者。决不能让这个黑人問題来妨碍工业，必須找个迅速簡易的办法来把它解决掉。百万富翁們把休斯頓从內陆移到海边，使它成了一个大港口；他們計劃在这个奇迹般的城市里設立一所黑人大学。这所大学有經費，有教师，有校舍，并且由白人工业界严格地加以管理。班克斯当然就是它的校长。他很謙虛、很穩健。但是班克斯出乎意外地表示反对。他不愿意当受人控制的校长，宁愿轉到校董会里去，以便接近統治者們的耳目。可是这意思說，沒有薪俸。很好；他就靠自己的一小笔养老金来生活。这样，他就成了校董会里最强有力的一員，而且直到現在他依然如此。他的一生可真是黑人公地大学校长們中最突出的。

孟沙瞧出南部和北部对待黑人教育的态度正在改变。黑人决心要使他的青年們接受高等教育。如果在南部办不到，那么便上北部去寻求；命运、能力或是打分数上的歧视，全阻止不了他。在北部学校里的剧烈竞争中，黑人学生往往成绩过人——虽然并不总是这样，不过往往如此。这連芝加哥大学的历史系，也不能继续凭借不公正的批分办法来拒绝颁发哲学博士学位给黑人了，尽管它拚命挣扎了好多年，维持着一个纯粹代表南部白人思想体系的历史系。有些高等学校，象俄亥俄州立大学，费尽心机，却依旧满是黑人学生。

只有一个办法：在南部設立黑人高等学校，或是南部所有的高等学校全允許黑人入学。在一九三六年，后面这一办法是不能想象的，因此大資本家披着民族博爱的外衣筹划了一下，开始在南部捐助基金給一批挑选出来的私立黑人高等学校，象菲士克、亚特兰大和狄拉德。他們发动了一场“黑人大学基金”运动，数目虽然很小，却作了充分的宣传，結果反使乞丐受不到慈善事业的照顾。这种基金还由大資本家审慎地加以管理。就連新亚特兰大大学里的霍普也有一个洛克菲勒财团的白人佛洛伦斯·里德安插在那儿，来約束他的扩大計劃。

可是南部和北部一样，州立大学終究将担負起高等教育的责任来。这些大学一定得受到政治控制，这样大資本家們才可以控制民主。在南部，黑人問題使这一切变得很复杂。尽管那批公地黑人高等学校的校长不停地埋头苦干，尽管黑人州立大学的入学人数不断地增加，黑人还是没有享受到他們按人口比例应得的权利的一半。如果现在联邦最高法院有充分的胆量，有一天竟敢为黑人主持正义，再不然更进一步，如果联邦政府被黑人选举权的不断增加引誘着，有一天竟然对联邦的經費作出

公平的分配，那么南部州立黑人高等学校可能很快就和白人的学校并驾齐驱，甚至可能使白人的学校黯淡无光。南部惊慌起来了。

这一切在巴吞鲁日会议上私下的谈话里都给谈论到。琴·杜比依通过西弗吉尼亚的那个人和得克萨斯的那个高个儿预言家，拟定了一个暂行计划，在每一州里合作进行连续不断的社会学调查，作为一次科学实验的起点。它将是一次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受到严格控制的实验。当这项计划在拟订的时候，南方大学的校长私下提说，这一研究应当以佐治亚州立大学为中心；事先应当德惠孟沙上欧洲去休假一年，扩大他对人种问题的见地。

“他人很不错、很诚恳，不过他受的教育却有限。他把黑人问题简化成一个教育和伦理学的问题，对工业的任务、工人的境况和工会的工作全都不知道。真个的，我们这伙人虽然全主持着‘农业学校、机械学校和工业学校’，事实上大多数对于农业、工业技术和商品的生产知道得很少，更缺乏实际的经验。我们都认识到这一点，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再说，我们和孟沙对世界上的殖民地这一重要问题，也一点儿不知道。”

没有几位校长对这个提建议很感兴趣；他们至多不过把它看成一件私事，瞧不出里面还有点儿休易·朗的想法和做法。他们没有认识到，在解决这个黑人问题上，教师的任务正对工人的紧要任务发生了多少障碍。说真的，由于反对布格·华盛顿思想的斗争，正当工人在世界上奋力向前，争取自身的权利时，教师和工人之间竟然产生了一种敌对般的情绪。

另一方面，他们一致同意，孟沙休假的时候，琴·杜比依可以安排和发动这个集体的研究工作。这在他们说来是一个很不